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十八

後漢紀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長子也已立為太子為中常侍樊豐等所譖廢為
濟陰王延光六年二月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十月北鄉侯薨
太后與宦官江京等欲立諸國王子宦官孫程共斬江京迎濟
陰王十一月即皇帝位遷太后於離宮本紀

朝太后

百官側目
虞詡

永建元年本紀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音乃安及本紀司隸
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喜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
子孟生李閏等法有罪也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
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
之街轡上平監切馬勒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
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上則郎切三
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上武夫切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帝
省其章乃不罪詡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執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

鑑四十四

一

113

報詡不勝其憤房吻切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
豐且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
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震之跡書奏防流涕
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
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喑鳴自殺是非孰辨邪喑於今切
無聲孫程張賢相率乞見程曰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上
朱切拘執也下張防罪臧明正反構忠良宜急收防送獄防坐徙
邊即日赦出詡復徵拜議郎詡上疏薦議郎左雄曰臣見方今公
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
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本傳

樊英

虞詡
薦左雄

孫程
救虞詡

順帝

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
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
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
殿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



張楷
責樊
英

論舉
逸之
道

耀蟬
在明
火

順帝

令公車今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
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辭位有詔聽英初被詔命眾以為必不降志
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
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苦駭與英
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
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乘石證切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及其
其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樊英傳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
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
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循世俗之耳
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
市揭胡趨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躄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
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
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
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

鑑四十四

二

之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
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
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謂呼昆切說文常以昏閉門又
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
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
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
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
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悌著於家庭
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
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優優安養俾遂其
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勸廉恥美風俗斯亦可
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
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
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
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李固遺書

李固易姓從師

封還獻珠

虞翻請復北地舊土

沈景相河開王

順帝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厚營厚既至豫陳漢有二百五十年之厄與厄同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狹也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令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嶢丘交切說文嶢也嶢確謂之聲皦皦者易汙皦也皎也切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壇也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頗採用之李固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笈極入切又極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厚瓊固等本傳

卷四十四

八三

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龍勛公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紀本尚書僕射虞翻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沃鳥韻切沃者灌漑也土宜畜牧水可溉漕古代頃漕元元之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難以為固今二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儒仁充切前書音義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緜六年二月河開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法帝以待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開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時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

安帝廢學

翟酺請更

修太學

論立

梁貴

人謙讓

立梁右

左雄請久任

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膏古勞切腴容朱切肥饒之地也

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初

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

蔬類杜回切下墜也或牧兒羗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酺徒歷切其各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酺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

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胡廣郭虔史敞上疏諫曰夫

岐嶷形於自然俛天必有異表覘苦見切說文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俛天之姝宜參良

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帝從之恭懷皇后弟于乘氏侯

商之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

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

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

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

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

鑑四十四

四

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

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

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髡苦昆切鬚髮也鉗其廉

眦眦解切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

背相望背音輩謂前與同疾疾刃切病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

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踴躍升騰踴余龍切踴也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立不受罪

會赦行賂復見洗滌先禮切滌也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

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

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

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

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

親民吏用儒生

順帝

左雄
去官
便官不

胡廣
駁左
雄議

限年
取士

郎顛
薦黃瓊
李固

左雄
諫封
梁冀

順帝

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
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
士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
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
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
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上則前切說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
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
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駁北角切凡選舉因
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
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卒之制莫或回革今
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刻楚限切刻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
常矯居大切在糾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
議者剝異剝剝也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
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參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
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

金四四

六

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
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在足入玉井
苑於既切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嚴為
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
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詩三基宜大蠲法令有
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三
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
犯也二月顛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
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
龍移市暴薄報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
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
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本傳初帝之立也乳母
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
尚書令左雄上封事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
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

梁商讓封

左雄

諫辱三公

地折

八丈

五丈

李固請去外戚權

尚書猶比

順帝

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察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常懼復有此類乞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商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吐衄以杖擊也普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洛陽宣德亭地折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撲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弊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至令聖躬狼狽博蓋切職名狼狽也生子或欠一足一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

八益四一四

七

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撻權柄與同不知自損故至顛仆方遇切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警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吐衄失切也

立政教

去宦官權

馬融奏對立制度

張衡奏對

出阿母

張衡通六藝作渾天儀

段恭弘參訟龐

順帝

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限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爐大勉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狂遇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且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方始李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

鑑四四

八

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徒困切謂推也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癘音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父母使之嗟號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陽令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渾天儀切與渾天儀原先準之干渾天用定靈軌尋性恬澹覽切靖也安也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相衡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中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昔白起賜

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遭早

策問

三年五月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宜推信革政崇道變

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膳時戰切 具食也易傳曰陽感

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

辨忠

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遠于類也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

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上疏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

際讖楚陰切 作命之書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

有徵効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

張衡請禁讖書

鬼魅明秘切 說文 老精物也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

禁絕之本傳四年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商皇后之父

八箇四二四

九

永和二年扶風馮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虛心欲致之前後

法真四徵不屈

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鷹隼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

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

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

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

周舉不阿私恩

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我選武

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

韓厥為司馬厥以軍瀆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

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外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

左雄知過

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本傳

六年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燕于雒水酒闌繼以鼙露之

順帝

歌鼙下拜切 曲名也 田 周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 殃將

及乎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守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

梁冀為大將軍

李固治荆州

遣八使張綱埋輪

李固政第一

張綱單車詣賊

順帝

死何可耗費帑藏耗火到切費芳未切謂損耗財費也帑他衣衾

飯含戶暗切口實也舊作含白虎通曰大夫玉匣珠貝之屬蓋切

說文海介蟲也居陸各焱在水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薨諸子欲從

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秘器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

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商冀本傳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暗同猶知王

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而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

頑五穀切嚚魚巾切左傳心不則德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

位終於悖逆上蒲昧切又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荆州盜賊起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

問境內勞來到切慰也赦寇盜前許慎切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竇等

自縛歸首猶服也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半歲間餘類悉

降州內清平徙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

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

之未滿歲賊皆弭散也綿婢切止

鑑四一

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况尹馮羨延面切又欒巴張綱

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豺床皆切狼屬狗声狼盧當切安問狐狸

上洪孤切說文伏獸似區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

蒙因居阿衡之任阿烏何切伊尹也謂保而專肆貞切他刀切與

為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辟婢亦切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

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

也綱本傳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

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官親黨互為請救事

皆復遏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

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

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上魯水切嬰大驚遽走

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

張嬰
降張
綱

嬰等
為綱
制服

蘇章
按故
人

吳祐
仁簡

黃瓊
以四
科取
士

順帝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
今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
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
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
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
釜中上奉甫切鑊屬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喘尺充切疾自息也今聞明
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
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
相田疇子弟欲為吏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
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
犍為負土成墳綱喬本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
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
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
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

鑑四

士

部欲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
權豪許自坐免時天下曰赦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
復用也祐為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其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
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
詎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
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章祐本傳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
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瓊本傳
管見曰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
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
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
不為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
抑而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帝崩 梁太后臨朝 皇甫規策 氏言梁

皇甫規免 歸

梁冀 疾李固

帝

建康元年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極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自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操楫高擷即涉切若不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梁冀忿之上數粉切又數問切怒也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范史論曰古之人君雖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歟

右順帝在位十九年壽年三十

鑑四十四

十一

孝冲皇帝

諱炳順帝之子也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順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皇太后臨朝

永嘉元年正月帝崩梁太后徵清河王蒜蘇貫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作管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太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比斤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固本傳 右冲帝在位一年壽年三歲無贊

考異曰

順帝永建元年八月三公劾奏虞詡詡上書自訟詡傳云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按表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二年帝設壇見樊英 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

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
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早瓊復
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
也

永和三年八月丙戌令公卿舉武猛官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
良賀獨無所舉按此詔蓋設以永和為陽嘉

漢安元年八月張嬰詣張綱降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
嬰詣綱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郡縣
也索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今從之

建康元年九月皇甫規對策梁冀忿之遂廢於家積十餘年規傳
云沖質之閒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
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沖質
之閒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後漢紀

孝質皇帝

諱續肅宗玄孫千乘王伉曾孫也永嘉元年正月即帝位

本初元年丙戌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

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掾諭屬三署

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

賞進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細駢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

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音廢戶猶強梁也說扈竹籬也

眼小魚獨留大者跳跋扈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

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

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

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蒜蘇又屬最尊親

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皇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蠶吾侯

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懼

憚憚懼也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

策免固持節迎蠶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勳

傳傳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

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時徐揚盜賊群起撫

右質帝在位一年壽年九歲

孝桓皇帝

諱志肅宗之曾孫蠶吾侯翼之子也質帝崩梁冀等定策立之

本初元年六月即位年十五太后臨朝聽政

建和元年丁亥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

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撓切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相驕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

喬舉汜宮為尚書汜將咸喬以宮為臧罪受賄即勅不用由是日

忤於冀忤逆也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宦者唐衡等共譖

質帝

杜喬正色無撓

李固策免

太學三萬餘生 梁冀毒殺帝

梁冀 誣李固 杜喬

馬融 為梁冀 作章

李固 與胡廣 書

李固 杜喬 死

郭亮 等守 喪

楊匡 護杜 喬尸

辨讒

桓帝

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
 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相交通妄言清河王蒜當
 統天下事覺於是捕文鮪誅之蒜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
 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速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
 獄門生數十人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
 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馬融主為冀作章表祐謂融曰李公
 之罪成於御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比冀怒起入室祐亦
 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志欲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
 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
 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
 不肯冀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本驕冀冀暴固喬尸於城北
 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

鑑四十五

二

切提章謂所上章 右秉鈇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

陽董

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

腐生猶言腐儒

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

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洛

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

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

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西山衍義曰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

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

論之於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為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

未及去而舜去之無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

本朝司馬光輔哲宗更王安石等所制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

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為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蘇轍曰孔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

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矣東漢名

李固不知進退

荀淑神君

八龍

高陽里

陳寔無訟

太后歸政梁冀暴橫

張陵呵梁冀

桓帝

臣如固一二人耳吾竊惟固為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固雖貪立賢君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退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

三年朗陵侯相荀淑卒淑神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在朗陵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壽
緝音汪爽肅專作賊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
穎陰令苑苑於康以為高陽氏有才于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姓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後為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淑膺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
淑膺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

鑑四十五

三

張

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阜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二月太后崩 梁冀乘執橫暴所在怨毒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將相大臣均躰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且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冀不納

元嘉元年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呵虎何切叱昌 敕羽林軍負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相駿 十一月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由人主承平

崔子
眞政
論

聖人
遭時
定制

俗人
不達
權制

宣帝
優於
孝文

為國
似理
身

桓帝

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也或荒耽者欲耽樂也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任括囊守祿括囊無咎無譽託結結而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補綻決壞枝拄決壞枝拄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辯鞅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掎奪士闇瞶士闇瞶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

鑑四十五

四

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蔽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其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熊經鳥伸暖吸而納暖吸而納伸脚斯皆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也導引神氣以養形也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灑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鞅軻以救之何休公羊傳注曰柑以木衡其口也音巨炎切豈暇鳴和

論崔寔之矯枉

朱穆剖棺

劉陶薦李膺

張奐還金

韓韶却賊

鑿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本傳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茲究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永興元年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宦官趙忠喪父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遂發墓剖棺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帝覽其奏乃赦之本傳
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平貞尚絕俗斯實

八益四十五

五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南匈奴反東羌舉種應之屬國都尉張奐遣將招誘東羌豪遂相率降奐遺奐馬二十四金鑊八枚鄠山海經注鑊音巢奐於諸羌前以酒酌地酌外切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廐又切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索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兵馬甚盛東西諸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反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長羸音盈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

桓帝

穎川四長

劉陶鑄錢議

阜民在止役奪

陳龜上疏言方略

桓帝

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本傳

永壽三年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

於貨在乎民飢切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螟蝗切食穀葉者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杼直呂切軸逐六切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

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礫狼狄切瓦石變為

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

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是以謂之蕭

牆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

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

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鍤薄之禁鍤口列後治鑄之議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

鳥鈔求飽鈔楚交切又初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弊弊

忽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火故切使愁怨之

民響百應雲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相傳

延熹元年熹音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

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度徒故切解見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

辰不軌擢士為相繼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

揚之任今西州邊鄙土地堵垆堵秦音切垆苦角切民數更寇虜

室家殘破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

輦寶以為民惠乎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

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

去斤茲殘又宜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

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更工衡切更掃除更始則

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

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

卷四十五

六

張奐
破烏桓

梁冀
凶恣

吳樹
不附
梁冀

帝謀
殺梁冀

梁冀
死

封五
侯

范滂
有澄
清志

桓帝

慄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陁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屠各

休屠種名也諸胡悉降本傳

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十人尚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鑑四十五

卷

一

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冀又遣交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香妻宣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瑗上衢遇切瑗瑗姓也下音瑗瑗即具小黃門史左官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駁駟駁駟下側駁駁舍也下側駁駁舍也下側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弃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本傳大司農黃瓊為大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嘗為清詔使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三公聽掾長吏臧否人所疾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

陳蕃
薦五
處士

陳蕃
縣榻

姜肱
兄弟
爭死

魏桓
不仕

李雲
斥官

桓帝

瓜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
 去草嘉穀必茂忘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
 不能詰傳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
 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
 徵之皆不至釋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
 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
 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穉蓋切去則縣之
 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穉及入切又巨肱
 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常與
 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
 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
 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
 無衣服恠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
 見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
 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
 疾不欲出風三竟不得見之

八鑑四十五

八

管見曰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
 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孔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
 者飛廉惡來之君爾無所用事也若桓者黃門常侍之君爾無
 所用見也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
 高人勝士求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曇繼母酷烈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
 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法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
 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桓等傳帝既誅梁冀
 權執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塵流天下今以罪行誅
 猶召家臣搃殺之耳搃於側也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
 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音帝今官位錯

李雲
以忠
獲罪
陳蕃
救李
雲疏

黃瓊
上疏

陳蕃
諫濫
封爵

陳蕃
請出
宮女

桓帝
為中
主

袁延
因星
異諫
帝

桓帝

亂小人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
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送黃門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
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已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
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
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維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
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
里茂資貶秩二等中常侍管霸奏雲等出於狂讒降切不足
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
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
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整宦充
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
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執見冀將衰
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陛下不審別真偽使朱紫共色
粉墨雜採救切四方聞之莫不憤嘆書奏不納雲蕃詔復以

鑑四十五

九

陳蕃為光祿勳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
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
世父薄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
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
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分貝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分負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
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蕃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
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
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廷延上封事曰陛下以
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封宗室加項
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媮私列切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
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

求李固後

趙岐逃難

劉矩提耳訓民

劉寵一錢

皇甫規服諸羌

皇甫規以忠致讒

桓帝

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田延

三年春詔求李固後嗣 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

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

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左惟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

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玳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

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

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複壁六切遇赦

乃敢出

四年四月以太常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雍於用切陳留以

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

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田延九月以大鴻臚劉寵

為司空寵常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

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閒出和余燕切在會

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

閒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

鑑四十五

十

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

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田延冬先零沈

氏羌寇并涼二州唐突諸郡寇患轉盛秦山太守皇甫規上疏乞

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詔遣規討零吾

等規擊羌破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五年皇甫規軍中大疫規親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

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僎受取狼籍狼籍名籍草而卧去

者謂之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奐多殺降羌涼州刺

史郭閔漢陽太守趙喜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

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復詣

規降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規安定人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

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

降帝爾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前書音

曰齊人名小隰為詹晉灼曰石斛石也顧師古如物出於官則文

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

大學
生詒
皇甫
規

陳蕃
諫游
獵

周景
楊秉
請去
濫官

皇甫
規
張奐

朱穆
請去
官

徐孺
子
黃瓊

拒帝

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者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等陷以前事遂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冬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厄哉暗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納本傳十一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時官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可專用舊章退食其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數所部下詳勅勸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傳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薦武威太守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臣願

八鑑四五

全

乞冗官以為免副朝廷從之本傳以免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尚書朱穆疾官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官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貂丁璫切璫都郎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可悉罷省遵復往初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關衣廡切奇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且其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奴不應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滿音煩又音發疽卒疽千余切也穆本傳七年黃瓊薨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茅容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之事穉不荅更問稼穡之事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則孺子其失人乎

郭泰論徐

郭泰名震華夏

茅容殺雞供母

孟敏不顧

魏昭師事郭林宗

范滂論郭林宗

徐穉以書戒林宗

桓帝

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絜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相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

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

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車之數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送之以為

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兩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

請寓宿曰日容殺雞為饌泰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度居編切板為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

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為盛德孟敏客居太原荷甒墮地不顧而去荷夏可切甒也墮子孕也泰見而

問其意對曰甒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將進成名者其眾陳國童子

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

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不如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杯布回切說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

昭姿容無變色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慰之曰蓬瑗顏回

蓬巨居切瑗于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悲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

德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泰曰吾豈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發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

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初濟陰黃允與漢中賈文

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曰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

仇香
勸陳
元為
孝子

仇香
願為
鳳皇

張敞
諫王
暢太
猛

立竇
皇后

應奉
上疏
請復
李膺

桓帝

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
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
譽言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
間斬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
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
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
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
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
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言以禍福之言元感
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
而化之得無少雁馬鷓之志邪鷓於陵切鳥名鷓香曰以為雁馬鷓不
若鸞鳳故不為也免曰枳棘之林枳掌氏切說文木似橘周禮曰
叢生者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奉扶鳳切資
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日泰拜之曰君泰
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不應徵辟卒于家本傳

八鑑四十五

六十三

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本傳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本陳蕃為太尉蕃
讓於太常胡廣議即王暢施刑徒李膺帝不許暢龍共之子也嘗為
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
屋伐樹埋井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
溫厚為政流聞後世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
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
寬政教化大行 即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為貴人帝立為皇
后拜武為特進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
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 應奉上疏曰夫
忠賢武將匡之心旒有切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
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
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迹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
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徙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亦荆均吉甫
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茹音女又如庶切詩豸民膺著

李膺 破柱 殺張 朔

黃門 畏李 校尉

劉寬 蒲鞭

甘陵 有南 北部 黨人 議

郭泰 賈彪 為太 學冠

桓帝

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春蠶動春蠶大尹切說王旅未振乞原膺等
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
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
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維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讓訴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私懼以稽留為愆
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孽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
惡退就鼎鑊黃郭切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
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
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
顛是切而膺獨持風裁材代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云翻膺及本傳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
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
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
悅而化之

八鑑四十五

八十四

九年初帝為彘音禮五侯音禮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
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誦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切委遂各樹朋
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
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卿刀以岑晊為功曹音皆委
心聽任使之稟公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
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
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
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子博南陽
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
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
門死有富賈張汎汎乎與後宮有親又善彫鏤玩好之物鏤盧
說文鏤可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晊勸成瑨收

晉瓚以除獄惡下

黃浮殺徐宣

陳蕃上疏疾官

官官惡陳蕃

襄楷上疏諫罷黃門

帝

捕汎等既而遇赦瓚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瓚職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官官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弃市山陽太守翟超翟姓也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暲古老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徐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嬖孽也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官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而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瓚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

鑑四十五

十五

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令伏歐刀乎歐之加切刑也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如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且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帝不納陳蕃及超傳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瓚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於喬切妖災也春妖字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

襄楷 諫信 佛老

桓帝 好佛

璿璣 死獄 中

賈彪 明理 天

牢脩 起黨 禍

懸金 募黨 人

桓帝

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非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此道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耆慾不去嗜黷殺罰過理既乖
 其道豈獲其祚哉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官臣
 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
 誣上罔事請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
 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
 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
 言及之本傳璿璣竟死獄中璿璣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
 天下惜之岑晷逃竄獲免晷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
 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虜自遺
 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
 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人同罪城南有
 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
 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式教切自服其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

鑑四十五

十六

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彪傳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
 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官官教成弟子
 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
 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誹訕尾切說文誹謗也訕非也於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
 卻之曰今之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
 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
 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
 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眾入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
 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
 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

皇南
規取
不與
黨人

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翻黨綱序及
蓄滂奐等傳
姜處訥曰規自置身於黨中非徒慕之也正欲桓帝灼見黨人
皆君子庶幾帝意悟而大禍可解

寶武
清身
疾惡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去官還
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戶掃軌
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
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
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蟬並如字寒蟬謂寂默也燒詞
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
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斬服待之彌厚
以越騎校尉寶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
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以散與太學諸生及
勻施貧民始居也由是眾譽歸之時寶武女為皇
武本傳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

寶武
解黨
禍

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維陽說城門校尉寶武尚書魏郡霍諝等
諝媿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脩
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
無効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
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
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媯為切虞舜居
氏苑康揚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
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號餐食也外典州郡內

寶武
上疏
許黨
人寃

幹心督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謂以為表請帝意稍解使
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並如字三木謂頭
及手足皆木囊頭
斯顛也覆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
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他含切滂欲
喻去疾也

范滂
自比
夷齊

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
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相帝

鑑四十五

十七

二

黨人
禁錮
終身

史弼
治下
無黨
人

楊喬
辭公
主

祠淨
圖老
子

桓靈
齊名
桀紂

桓靈

上職日切下姑沃切械也李膺等又多引官官子弟官官懼請帝

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

府禁錮終身魏賦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

向不見和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

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

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鉤古候切鉤黨謂郡國

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

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驛如總切責曰詔書疾惡黨人百

意艱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

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

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

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奴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

康渤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

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八

月巴部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

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 十二月丁丑帝崩竇

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解濟亭

侯宏立之時年十二讀徒谷助饒駟志范史論曰前史稱桓帝

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淨面老子斯所

謂將亡而聽於神者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

五邪肆虐五邪謂禪與馮璜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數鋒

雖願依馮相為拜所流璜厲王無道國亦不可得已

右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壽年三十六

唐仲友曰桓帝天資昏虐政移五倖刑淫三獄漢室之亡於此

遂決雖忠賢力爭適足成黨錮之禍

管見曰詳考桓帝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桓靈之

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棄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

也或曰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乎曰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

寵惟此兩塗冀初無取怨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

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即中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矣豈為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者亦引誘之言耳

考異曰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尉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為大鴻臚光祿勳乃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祿勳杜喬舉叔方正今從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曆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八月字

十一月梁冀誣杜喬請按罪太后不許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

延熹元年十二月陳龜為度遼將軍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暘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其事分著前後

鑑四五

十九

二年七月黃門令具瑗官者傳作中常侍今從梁冀傳

八月陳蕃薦徐穉等范書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在二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

三年正月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太子賢注范書兩墮作兩墮云謂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兩按兩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七年二月丙戌黃瓊薨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為太尉今從范書

九年司隸李膺促捕張成黨錮傳云膺為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牢脩上書誣告李膺等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

永康元年五月竇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等武傳武上

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

六月黨人書名三府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三府按陳蕃以訟李膺免即膺等下獄已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記為兩無所用故去之又故書三府為王府劉攽曰當為三府

十二月迎解瀆亭侯宏時年十二范書云即帝位年十二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年紀是也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